



文学

审美欣赏

方法指要

吴甸起 著

④

美的关系、人与历史的关系

精品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文学审美欣赏方法指要

吴甸起 著

④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光艳雄奇 独异绝美

——赏析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

岑参（714～770），江陵（现在湖北省江陵县）人，唐代边塞诗派的著名代表人物。报效朝廷的眷眷忠情和从戎立功的宏图壮志，使他的许多仕途岁月是在边陲军旅中度过的，这就为他从事别具一格的“边塞诗”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。岑参的“边塞诗”有如一轴色彩斑斓的画卷，真实而形象地描写了边关军营生活的全貌：从慷慨请缨的王师出征到刀光剑影的沙场鏖战，从风凄雪紧的夜行军途到灯红酒绿的告捷军宴，从清闲恬适的幕府生活到饥寒困顿的兵士营房，从征夫思妇的离情别绪到长年驻边的怀乡幽怨，无不以栩栩如生的态势和惟妙惟肖的情境展现在诗卷之中。其作虽然间有咏叹壮志难酬和戎事凄苦的悲音，但为数颇多的昂扬豪迈的“军旅战斗曲”却构成了爱国主义的主调，再配之以广袤阔远、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的精彩勾勒，使岑参以健康明朗的创作题旨和豪放雄浑的艺术风格立于唐代诗坛。



岑参于安西节度判官任上写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，堪称边塞诗中流光溢彩的代表作。此诗由题可知，乃咏雪送友之篇。全诗凡十八句，可分为前段（八句）、过段（两句）、后段（八句）。

前段主写雪景军营。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开篇便紧承题旨，传神入化地描绘了边塞奇绝瑰丽的雪景图。这里着笔运墨不同于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内地之冬，它简洁准确地突出了塞外地域节令的特征。“胡”字，即点明了塞北之地，古代指我国北方少数民族；描摹冬景不写别物而专写白草，因白草乃塞北的特生之草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颜师古注：“白草似莠而细，无芒，其干熟时正白色，牛马所嗜也。”枯而不萎的白草纷纷夭折，这是只有塞北冬日才会出现的景象；在内地正是金风送爽的八月，这里却已“北风卷地”、漫天“飞雪”，鲜明地写出了塞北节气特征。开头两句平朴自然，用语精细，字字显示了诗人对塞北生活的熟谙。下面两句紧扣“飞雪”二字，飞驰想象，浓涂彩墨，拓出了光艳明丽、独异绝美的冬雪之景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用株株朵朵的梨花喻纷纷扬扬的雪花，用梨花“千树万树”的繁盛众多喻“胡天”大雪的广阔渺



远，用生意勃然的春天喻萧寂肃穆的冬天，赋予冬雪一种盎然的生命力，创设了“冬天里的春天”的奇景胜境。巧妙的构思和瑰美的诗意，使这两句诗不仅成为全诗艺术渲染的传神之笔，而且成为后人咏雪的千古绝唱。如果说前四句是别开生面地描写塞北的壮美雪景，那么，后四句则是独具个性地表现边关的严冬酷寒：“散入珠帘湿罗幕，狐裘不暖锦衾薄。将军角弓不得控，都护铁衣冷难着。”这四句集中写边关之寒，从驻帐、内寝、控弓、着甲等几个生活侧面和切身感受，形象逼真地刻画了塞北风雪酷寒的威力。而“罗幕”、“角弓”、“铁衣”和“将军”、“都护”等词语，则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具体的生活细节，构成了边关军营的典型环境，交代了饯别友人的地点，紧承了“送武判官”的题旨。此四句是写塞北之寒，但并不给人以冷寂寥落之感，于字里行间透散出一股昂扬之意。

“瀚海阑干百丈冰，愁云惨淡万里凝。”这两句是过段。那纵横交叉、参差错落的雪树冰林，呈现出奇峭壮丽的雄姿美色；那辽阔邃远的长空凝结着晦暗的云气，好像包蕴着一种浓重的沉郁之情。这里，于上句的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之景外，又辟出了瑰奇壮阔的瀚海沙漠的“百丈冰”之景。“千树万树”句是极



写一夜“春风”之后塞北大地突现的落雪奇景，“瀚海阑干”句则表现出广漠沙海漫漫冬季的冰结壮观。过段虽只有两句，但在结构上却具有承上启下的功用：承上，以“瀚海冰封”续写扩展前段的雪景；启下，以“万里云凝”暗示冰雪载途、客路艰难，为后段送友作了语意的铺垫。

下面八句为后段，可分为两个层次：前四句为“欢宴饯行”，后四句为“雪中远送”。“中军置酒饮归客，胡琴琵琶与羌笛。”杯光酒色，琴韵笛腔，渲染了意酣情浓的宴饮氛围，刻画了帐中把盏饯友的热烈场面。这里的文字仍突出了地域的特征：一是在边陲军旅中送客，所以有“中军置酒”之举；二是在塞外异乡以胡乐助兴，所以有“胡琴琵琶与羌笛”之声。“纷纷暮雪下辕门，风掣红旗冻不翻。”这两句是写宴时落雪的情景。一个“暮”字用得极好，它告诉人们宴饮一直到暮色苍茫之时，可见时间之长，话语之多，情谊之深。一个“掣”字遣造甚工，它逼真地刻画了风的刮力和旗的重量，形象地表现了冻硬的红旗不能翻卷的情状，给人以质感、量感和浮雕感。这里写纷雪、冻旗，在艺术上有两点作用：一是以帐外的凄冷寂寥与帐内的热烈欢腾构成鲜明对比，进一步渲染衬托主人待客的热忱真诚；二是帐外的雪与旗、



白与红、动与静两相映衬，形成一种肃穆沉滞的气氛，隐隐地透出一种沉重的情绪，为从“帐内欢宴”向“雪中惜别”做了准备。“轮台东门送君去，去时雪满天山路。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。”这四句集中描写情真意浓的风雪送友：由辕门始送到轮台远送，由二人同行到彼此分手，由翘首远望好友之影到低头默视马蹄之痕，有步骤、有层次、有变化、有发展地表现了依依惜别的动人情景。尤为佳妙的是，写情还特别写了心理感觉：“去时雪满天山路”的“满”字，“雪上空留马行处”的“空”字，都是从诗人主观内心感觉着笔的。同是一条落雪的天山路，为何去时有“雪满”之感，回时有“空留”之叹？这是因为友人“始在终去”而产生的不同心理感觉，这种心理感觉形成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，使既是结尾又是诗眼的最后两句具有了极大的浓缩力和感染力，细腻地表现了送友的深挚感情。

自古以来，吟咏戍边之作常以生离死别、两地相思、戍事艰难、战场伤亡为其题材，每每发出一种哀怨凄恻、抑郁苍凉的悲音。而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，虽也是边关戍地的送别之作，甚至真实地描写了军旅生活的寒苦艰辛，但却没有那种别易见难、凄凄惨惨的音调。而且以迥乎寻常的激越高昂的



诗情，唱出了一曲“白雪与友情”的赞歌。诗人写作此诗，正是唐代繁荣鼎盛时期。经济的发展，文化的昌盛，国家的统一，政局的稳定，使保民卫国和戍守边陲，成为热血男儿的时代崇尚。正是这种普遍的高涨的爱国热情，赋予了诗人创作以明朗豪迈的气势。诗中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愉悦畅想，“瀚海阑干百丈冰”的宽阔胸臆，“中军置酒饮归客”的逸兴盛情，“胡琴琵琶与羌笛”的娱乐升平，等等，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生动具体反映。

此诗咏雪送人，写景写情。景是边塞雪景，情是送友别情。前段以写雪景为主，激昂的白雪赞歌为送别凭添了雄壮之色；后段以写别情为主，依依送别的动人情景又为雪景融入了活脱之气。前段雪景与后段别情，虽各有侧重，但前后一脉，难分难离，雪中有情，情中见雪；情一而贯之，雪首尾相应。情与雪，两相交融，浑然渗透，构成了和谐完整、景美意真的“白雪送友图”，给人以雄阔、肃穆、深沉的美感。

全诗结构整齐，层次井然，跌宕起伏，变化有致。前段写雪景，先是概写辽远的冬雪之象，然后具写雪花落在千树万树上的绝美奇观，接着精雕雪花飞帘湿幕的细微情状。后段写送别，则是从中军置酒写起，由胡琴琵琶之声，写到辕门的纷纷暮雪，再写到



轮台的依依远送，最后以“山回路转”两句作结。这样，或是由远而近、由外而内，或是由近及远、由内及外，艺术表现的角度有所变化，绘图摄景的位置不断转换，着笔运墨的色彩有浓有淡，这就不仅从不同的侧面组成了边关军营的天、地、人、事的生活全景，而且还在动态中使雪景、别情具有了层次感和立体感。

当然，本诗别有曲致，摇曳多姿，不仅表现在结构、手法上，而且也表现在语意诗情的发展过程中。比如，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突兀急促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恬淡舒缓，“将军角弓不得控，都护铁衣冷难着”的沉重冷滞，“中军置酒饮归客，胡琴琵琶与羌笛”的欢快热烈，“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”的沉凝悠远，等等，不仅形成了语感情势的起伏波澜，而且增强了行文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音律美，使诗情画意更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。

杜甫在评论岑参等边塞诗派时写道：“意惬关飞动，篇终接混茫。”（《寄高使君岑长史》）。岑参诗作立意超卓，文势顺通自然，语言纯朴凝练。本诗除“胡琴琵琶与羌笛”是个特殊句式（词组代句）外，全诗遣词造句朴质明畅，不求生字僻词，不尚雕饰，



无一字险韵，没有一处用典。全凭真景、真情、真境感人，于平淡中求奇绝，于浅易中求深邃，于常见之景中拓出瑰美的诗境。

诗蕴神凝 风韵天成

——赏析孟浩然的《宿建德江》（外三首）

我喜古诗，尤喜绝句。闲暇之时，常吟咏体味，偶有所得，现录四则如下：

一、孟浩然的《宿建德江》：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

这是抒写羁旅之思的佳作。它情与景相生，思与境相谐，具有一种风韵天成、淡中有味、含而不露的艺术美。它在选材上视角独异，既不写舟发之景，也不写舟行之见，而是描绘舟泊暮宿的图画。诗题“宿建德江”，点出了时间地点，与“宿”相应，诗中作了多处点染照应。首句中的“烟渚”，即烟雾朦胧的小洲，因为日落黄昏，才有水烟蒙蒙之景。接着“日暮”二字又直接点出了傍晚之时，与“宿”字紧相呼应。而结句“江清月”就更把“宿”的氛围突出来



了。至于对“宿”建德江所见景象，笔墨虽然俭省，却写了舟、烟、渚、野、天、树、江、月等物。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，这是人在舟中向外观看才能领略得到的，观察角度独特新颖。全诗采取情景交融法，“日暮客愁新”，是写旅人独处异地的忧苦；“江清月近人”，一个“近”字，有移情的深蕴，似乎于野旷寂寥之中，还有水中的明月与旅人相亲相近，这就于凄寂的诗境中渗透了一种微微的暖意。

二、王维的《鹿柴》：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

这是写鹿柴附近傍晚时分的空山深林的景色。全诗着力濡染的是幽静之境。空旷之山不见人影，却隐约可闻“人语响”；幽暗深林不见阳光，“返景”却映照在青苔上。这种写法比较独异、高超，以有声反衬空寂，以光亮反衬幽暗，以暖色反衬冷色，反差对照，写出了一种有声的静寂，有光的幽暗。诗人用一刹那间的微音、一线一丝的微光加以渲染描绘，有力地烘托了空山深林的幽静。王维是个诗人、画家、音乐家，他的诗能将诗的魅力、画的色彩和音乐的音响组合为一体，此诗便颇具这种特色，从声音的“有——无”、光线的“复照——幽暗”对比中，拓出了空山深林的独异氛围。



三、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

这首诗是写雪景的。雪下得又大又密、又浓又厚，雪笼罩一切，包罗一切，山上是雪，路上是雪，江上也是雪。诗人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描绘落雪，千山万壑，白雪皑皑，一片冰冷严寒的世界，一只飞鸟的身影也不见了。“绝”，从整体上毫无保留地否定了。“万径”，在处处山径小道上，连个人的踪迹也不见了。“灭”，也是极度否定之意。诗人极度描写雪之大、之广，其深蕴用意并不在写雪，一切景语皆情语，写雪是为了写人——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这是一个不惧风雪的渔翁的形象，其中“孤”、“独”等字都强调了一种清高孤傲、兀立不群的个性。这里写出了渔翁的精神世界和性格心理：不怕风雪，不怕孤独，洁身自好，自得其乐。“寒江雪”，结句之字极妙，有人说它是画龙点睛之笔，点出了主景（主情），把全诗景与情揉合起来，联成一体，勾画了江雪的独异风光。“蓑笠翁”的形象，“独钓”的专注神韵，都刻画了摒除尘世烦扰、虚一（“独钓”）而静的精神境界。

四、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



这首诗是写旅人夜宿的，不是在船上，而是在茅屋。前两句写暮夜投宿，一个“远”字拓出了诗情画意的真境。暮色苍茫，行色匆匆，旅途劳顿，孤寂一人，怎能不感山遥路漫呢？“天寒”是应诗题“逢雪”的。“白屋贫”，一个“贫”字写出了宿家的生活境况。“柴门”二字是与“白屋贫”相应，贫穷之户，没有高墙大院，不过柴门竹扉而已。全诗的描写主体是投宿旅人。前两句是写他投宿所见：日暮、远山、寒天、白屋，给人以苍茫凄冷之感。后两句是写他投宿后夜里所闻：半夜犬吠，柴门打开，风雪中有入夜归，万籁俱寂中忽然传出了犬声人声，给人以温暖的亲情之感。“风雪夜归人”艺术概括力较强，容纳了许多人生的感受，会引起有不同生活遭遇的人的共鸣。

披肝沥胆 慷慨悲壮

——赏析范仲淹的《渔家傲·塞下秋来风景异》

《渔家傲·塞下秋来风景异》系宋代散文家范仲淹（989～1052）所作。范氏1040年曾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，统带边防军抵御西夏，在边塞度过了近



四年戎马生涯。他善治军旅，号令严明，抚悯士卒。尝熟读兵书，谋画帷幄，决胜边陲，威名赫然。西夏惧他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，不敢驱骑进犯；其时，边民也对他有口皆碑，誉之为“西贼闻之惊破胆”的英雄。范仲淹有儒将之风，于戎马倥偬中亦不辍读书赋词。他为官励精图治，清正廉洁，有志于改革，是宋代变法的先行者，曾提出“厚农桑，减徭役，明黜陟”等主张。

“渔家傲”词牌，双调，仄韵。此词分为上下两片。

上片以洗练生动的笔致，勾画了边疆荒漠阔远的图景，于独异风物描绘之中蕴含了将士豪放悲壮的感情。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，起句不凡，总领下文。开篇便点出了边疆秋景的地域特征，表现了从内地人观察西北边陲景色的角度。其中一个“异”字构置最妙，突出了全篇绘景的主旨重点。下文，无论鸿雁、边声、千嶂、落日、长烟、孤城，都是在“异”字上作文章，都是从不同侧面、不同角度表现边境要塞与中原风光的迥异之处。“衡阳雁去无留意”，写大雁南飞。一表塞秋之异。“衡阳雁去”，是“雁去衡阳”的倒文。衡阳旧城之南有回雁峰，峰状颇像大雁回旋盘绕之姿，相传雁至此而不再南飞。结队成阵的雁



群，夜宿昼飞，去势匆匆，竟无半点眷恋。“无留意”三字将南归之雁拟人化，更加形象地渲染了离去的急切之情。诗人开笔虽无一字一词言塞北的荒漠，但从雁儿南飞的拟人移情笔墨中，却隐隐地透出边地的苍凉。那凄清婉转的雁鸣，难道不寄托着将士思亲怀乡的离愁别绪？“四面边声连角起”，写萧萧边声，二表塞秋之异。边声，边地凄凉悲壮的声音。李陵在《答苏武书》中早就写过：“侧耳远听，胡笳互动，牧马悲鸣，吟啸成群，边声四起”，可以说是对“边声”惟妙惟肖的描摹。而范仲淹在这里不再作更细腻的勾画，只是将“边声”与“号角”相联，于飒飒秋风、嘐嘐马鸣之中融进了雄浑的号角，这就不仅濡染了塞外秋景的独异氛围，而且具化了边关军营特有的肃穆森严。“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”，写千嶂孤城，长烟落日，三表塞秋之异。“千嶂”，是极写高山逶迤之势，崇山峻岭，层峦叠嶂，连绵不断。“长烟”，即直上的燧烟。边地报警或报平安，夜举火，叫烽；白天烧狼粪，举烟，叫燧。宋陆佃《埤雅》云：“古之烽火用狼粪，取其烟直而聚，虽风吹之不斜。”“孤城”，即边塞之重镇。这里，作者从前文的背景衬托（大雁南飞）、氛围渲染（边声四起），进入到边塞实景的描绘。由连亘山峦、徐徐长烟、落日夕辉、紧闭



孤城，构成了萧肃寥廓的边关重地的全景。而其“千嶂”极写地之广，“长烟”巧状天之阔，“落日”直衬境之寂，“孤城”凸现势之险。“长烟”直起与“孤城”紧闭，虽是写景，但以景蕴意，即景表事。它含蓄地暗示出，在这草长马肥、敌旅易袭的秋季，边关将士们并没有失去应有的警觉，而是烽烟不息、城门紧闭，正日日夜夜防备着西夏入寇呢！作者从边关寂寥荒漠景象轻勾漫抹中透出一股军士的雄武之气。

下片记叙将士戍守边关的艰苦生活与深挚的思乡报国之情。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，是说将士举起酒杯，想起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。下片起句与上片尾句相接自然紧凑。承上片“落日”句，夜幕降临，将士归营，帐内晚餐，小饮浊酒。边关物质匮乏，给养不足。将士哪里能饮到美酒佳酿，不过粗劣的浊酒一杯而已。“举杯浇愁愁更愁”，浊酒入腹，牵动了绵绵的思乡之情。“家万里”三字平易朴直，极写家乡之遥和思念之深。将士尽管有离愁，有别绪，有乡思，但绝无速离边关之念。“燕然未勒归无计”，作者笔锋陡然而转，从故土之念变为报国之情。纵有乡思重重，但劲敌未挫，边事未宁，怎能归返故里呢？此处一句凝重诚朴，升华了将士的胸臆襟怀，字里行间溢荡着



建功立业的豪放感情。此句乃属用典，借以深化眷眷报国情思。《后汉书·窦宪传》载：汉朝大将窦宪追袭北单于，“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，刻石勒功”而还。作者渴望像窦宪那样驰骋疆场、威名远扬；然而，至今“燕然未勒”，还没有荣膺窦宪那样的战绩，这又不能不有“归无计”的惆怅和苦闷。“羌管悠悠霜满地”，紧承上句所写，将士喝完了浊酒，夜色渐渐地深了，皎洁的月光洒满军营，有如铺上了一层白霜。这时，传来了如怨如诉的羌笛之声。酒意未去，乡情依依；明月照临，建功心切。此境此情，百感交集，又怎能酣然入睡呢？“霜满地”，取李白《静夜思》诗境，其诗云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取其境，巧点化，浓缩为“霜满地”三字，其意更为蕴藉含蓄。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，结句是说将帅壮志难酬，兵卒建功无望，而顿生深沉苍凉的悲叹。宋朝建国以来，实行“安内虚外”政策，国力衰竭，军旅不振，边事屡屡失利。由于皇帝贵胄安于屈辱求和，虽有力主抗敌御边的戎臣宿将，终因受到主和派的种种掣肘，岁月蹉跎，华光逝去，抗敌大业付诸东流，又怎能不发“将军白发”之叹？士卒少小应征，背井离乡，日久年深，胜利无期，归家无日，不知妻儿老小死活，岂能不思亲落